

·开卷有思·

贾鲁流韵 故土文心

——评高海峰散文集《贾鲁河畔》

◇翟国胜

贾鲁河是淮河水系沙颍河的支流。高海峰先生长期在贾鲁河流经的扶沟、西华等地工作，2019年退休前任西华县第三中学校长，系国家级骨干教师、河南省教育教学及学校管理专家。《贾鲁河畔》是他继《校长笔记》之后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第二部散文集，所收作品均为其退休后的散文创作。《贾鲁河畔》主要描写作者所熟悉的豫东平原风土人情与生活故事，书写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老师、同学、同事和朋友，书中也收录了作者退休后的读书体会与行走感悟。这既是一部豫东大地的风物志，也是作者的心灵史与读行记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与语言风格。它既体现了海峰先生退休后笔耕不辍、老而弥笃的创作状态，也展现了他在散文写作上的新收获，是河南老年作家散文创作的又一成果。

从内容可见人生态度。这部集子共分八辑，依次是“童年是歌”“生活是酒”“人生是师”“历史是镜”“内省是刀”“亲情是天”“故人是影”“巨人是灯”。从内容上看，有描写退休后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感，更多属于“朝花夕拾”式的回忆性散文，写作者的童年生活、求学经历，以及参加工作后遇到的人与事。书中少见重大事件，多写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人与平常事。但作者通过一个个平凡的人、一件件琐碎的事，生动写出了人生的“趣”和“理”，写出了对家乡的炽热情感，写出了自己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、知行合一的人生追求。从作品八辑的辑目标题看，笔者对海峰先生有两点鲜

明感受。一是他对生活与家乡的热爱。“有声有色地工作，有滋有味地生活，有情有义地交往，有痛有痒地写作”，这话赠予海峰先生，再合适不过。他敏于思考，勤于动笔，细心观察生活，忠实记录生活，热情讴歌生活。二是他是一个有心人，有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，退休后仍注重时时、事事、处处向生活学习，向他人学习，向书本学习。《贾鲁河畔》为如何以积极态度对待人生、如何保持终身学习习惯提供了范例，也给读者以启迪。

从细节可见文章主旨。作者深知细节描写的重要性，在他的作品中，细节描写不仅是现实生活的复盘，更承载着丰富的精神内涵，也由此显现文章主旨。如作者回忆童年时写道：“夏天的一个晚上，我已迷迷糊糊在院内纳凉的小床上睡着，妈妈把我推醒，递给我半截烧鸡翅膀，吃完后手上的香气余味无穷，几天都不舍得洗手。”寥寥几笔，便写出了当时农村生活的窘迫。再如写童年与伙伴捋榆钱：“边捋边往嘴里大把大把地填，嚼得满嘴甜丝丝的。为了逞能或捋到更高或更好的，我们会用小小的脚丫踩着柔韧的树枝，故意在上面摇啊晃的，直吓得下面的人乱嘘嘘。等用长绳把篮子放到地上时，篮子是满满的，肚子也是饱饱的。凯旋的路上，同去的伙伴不是你笑我挂烂了裤子，就是我笑他吃绿了嘴唇，然后追打向家跑。”这里的细节描写，不仅写出了童年捋榆钱的场景，也传达出当时的童趣与欢乐。

从语言可见创作风格。作者毕业于大学中文

专业，受过严格的语言训练，具有较强的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。如在《那晚，我与窗外月光对酌》中写道：“此刻，我多想匍匐在热土上平复那颗狂跳的心，多想借助巨大的冰块冷却胸中滚烫的思绪，多想拜托月亮的慧光帮自己遴选那一颗颗记忆的珍珠，多想……”此处综合运用排比、比喻等修辞手法，增强了作品的抒情效果。再如《尝春》中写道：“春风摇胖了柳梢，吹柔了柳条，也搅涨、推浑了河水。春雨润开了杏花，洗绿了桃叶，也染红、陶醉了桃花。”诗句般的语言，运用拟人等手法，写出了春天的美好。作者的散文语言，除准确、生动、精练外，还恰当融入豫东一带的方言，追求“雅俗共赏”的风格，使作品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，读起来格外亲切，常能引发读者共鸣，令人会心一笑。如：“跟着好人学好人，跟着神汉学吓人。”“一人扛个抓钩，一人挎个箩头，边走边走，直奔那块空地。”此类语言在书中比比皆是。从这些语言中，也能深切感受到海峰先生对贾鲁河畔家乡的热爱。作者有时像拉家常一般，使用寻常百姓的语言，幽默风趣，令人入耳入心。如：“不由想问，啥是自己的？哪些是自己的？拥有自由，想去哪里便可去哪里，普天下的美景都属于自己；自由没了，即使身居自己建造的房屋，也如咫尺天涯，甚至连老婆都跟了别人，孩子都改了姓，还何谈什么车、房与存款之类？”海峰先生“雅俗共赏”的语言风格，既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、趣味性，也体现了其散文创作鲜明的地域特色。

·读书感悟·



《东坡在人间》
阿来 著

在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上，“苏轼”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。得意时，我们读他的“大江东去”；失意时，我们念他的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。他似乎总能以一种近乎神性的旷达，将人生的苦涩酿成千古流传的诗酒。然而，这种“神化”也常常让我们忘记，那个在月下泛舟的苏子，同样是会疲惫、会病痛、会在命运洪流中奋力挣扎的凡人。

作家阿来创作《东坡在人间》，便是一次将东坡先生从神坛“请”下来、重新安放于人间烟火的努力。他没有选择从头讲述这位天才波澜壮阔的一生，而是极具匠心地截取了一个特殊的时段——苏

此心安处是吾乡

——读阿来《东坡在人间》

◇任根立

轼生命的最后驿站：即从海南儋州获赦北归，直至终老常州这一年零一个月的时光。

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与悲剧性的选择。公元1100年，苏轼终于等来北归赦令，可他并不知道，这段归途，也是他人生的终途。阿来正是抓住了这种“向死而生”的戏剧性，把垂暮诗人面对命运终局的万千心绪，如执手术刀般精准而温情地剖开。

这本书最打动我的，是阿来的写作姿态。作为以《尘埃落定》闻名的小说家，他此番涉足传记文学创作，展现出难得的“在场感”。为贴近苏轼的心境，他甚至重走当年的北归路线，在河流与山间，感受千年前的风雨。这种身体力行的创作方式，让文本摆脱了书斋考据的冰冷。书中没有掉书袋式的史料堆砌，而是以苏轼留存的诗文为骨架，以宋代历史风貌为血肉，灌注进一位作家对另一个伟大灵魂的深切共情。

比如书中写苏轼渡海：“登舟之前，苏轼回望岛上的青山绿水，心中默念：‘吾辈何畏之有？’随即步入船舱。”没有宏大抒情，只是一个回望、一句默念、一个动作，便将饱经沧桑的生命面对命运所展露的尊严与决绝，刻画得力道透纸背。阿来笔下的苏轼，是会痛的。他会因北归路途漫漫而焦虑，会因老友离散而悲伤，也会在不经意的瞬间，流露出对往昔功业的淡淡自嘲——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。

后世多将此句读为旷达，而阿来让我们看见字句背后的酸楚与释然——那是一位老人在生命的尽头，与命运达成和解的喃喃自语。

更为可贵的是，阿来始终是以“同行者”而非“研究者”的身份在书写。他仿佛手拄竹杖，走在苏轼身旁，陪他淋那场涤荡心境的雨，陪他赏那轮照亮赤壁的月。这场平等的灵魂对话，轻轻拂去历史烟尘，让我们得以窥见更为真实的苏轼：他骄傲却也脆弱，通达却有执念，幽默风趣，却也常被孤独侵蚀。正是这份对人物复杂性的尊重，让《东坡在人间》跳出普通传记的窠臼，成为一部关于生命、苦难与超越的沉思录。

在内卷与焦虑交织的当下，我们太需要苏轼这样的“灵魂导师”了。但阿来没有给我们一个现成的答案，没有简单地告诉我们要“旷达”、要“放下”，他只是通过这段最后的旅程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如何与自己的命运相处。当苏轼于生命的终点写下“庐山烟雨浙江潮，未至千般恨不消”，他早已看淡功业得失，步入随遇而安的澄明之境。

阿来在书中为我们呈现的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相逢。读完此书你会发现，那个说出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东坡先生，其实从未走远，每当我们直面人生风雨，他便会书页与记忆深处，与我们欣然相逢。